

2026名人大讲堂

回看辉煌的仰韶文化

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六月十日在蓉开讲

华西都市报讯(记者刘可欣)今年5月起,2026名人大讲堂再度起航,以“文明回响”为主题,沿“文明的星空——江河的对话——多元的融合”三大单元脉络,推出14场沉浸式系列讲座。

6月10日上午10点,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、副院长魏兴涛将做客名人大讲堂,以《中华根脉:文明探源中的仰韶文化》为题,在四川旅游学院开启系列讲座第二讲。

仰韶文化,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前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,是我国发现和命名最早、分布地域最广、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考古学文化,被称为中华文明的“主根脉”。

仰韶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之深远,至今仍旧可以看到。例如,中国人自称“龙的传人”,而早在仰韶文化早期遗址,即濮阳西水坡遗址中就出土了大型蚌塑龙虎图案;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遗址出土了鸟衔鱼纹彩陶壶,壶上的鱼纹头部为方形,竖耳,长弧身,鱼头部和背部以圆点填充表示鱼鳞,被认为是龙纹的最初形态之一。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花瓣纹,被学者称为“华夏之花”,可能是华夏民族名称的由来。

除了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外,仰韶文化同

样对全国许多地区产生过辐射影响。虽然地理位置相隔较远,但仰韶文化同样对史前时期的四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,并留下许多考古学证据。

马尔康孔龙村遗址,是川西地区目前发现年代最早、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。遗址出土的尖底瓶、彩陶等器物,明确指出了其与仰韶文化的关联。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,同样带有明显的仰韶文化元素;遗址出土的人面像,也与仰韶文化中的陶人面像相似。这些远在川西高原的遗址,又与成都平原上的文明有何联系呢?有学者认为,在距今约5000年前后,营盘山先民们离开川西高原到什邡桂圆桥遗址,而后到达宝墩遗址,在成都平原上创造出了灿烂的古蜀文明。

仰韶文化与四川有哪些渊源?作为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一脉,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?仰韶先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?魏兴涛副院长将带领观众“来到”史前时期的黄河流域,看中华文明的根脉是如何在此茁壮成长的。

魏兴涛副院长曾主持国家文物局“考古中国·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”重大研究项目、国家文物保护行业标准制定项目和全国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,其研究方向为新石器时代考古、文明起源研究,共出版考古专著、报告6部,发表论文等130余篇。

2026名人大讲堂由四川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协调组主办,四川日报报业集团(封面新闻、华西都市报)承办,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支持单位。本年度名人大讲堂将分为三个单元。第一单元“满天星斗——中华大地的多元起源”从宏观视野切入,呈现中华文明“满天星斗”的多元起源格局;第二单元“江河对话——黄河与长江的千年交响”聚焦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交流互动,串联南北、沟通东西;第三单元“融合共生——中华文明的一体格局”从人群迁徙、精神信仰等维度,阐释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共同体中的位置。该系列讲座还将在封面新闻客户端、封面新闻官方微博、封面新闻视频号等平台进行直播,川观新闻、四川观察、四川发布等多家媒体将同步直播。

诗与城的相互馈赠

阿来“陆游蜀中诗讲”在成都收官

六月的成都,暑意初萌。6月6日下午,阿来书房内座无虚席,一场持续了三年的诗词长旅,在当天画上了句号。

2023年冬,阿来以“唐宋诗中的巴蜀与成都”为系列主题,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学跋涉。从岑参到高适,从陆游到范成大,那些曾在蜀

中为官、漫游、栖息的诗人,被阿来从古籍中唤回,带着他们的诗意酒香与剑气狂放,重新行走在在这片土地之上。

6日的这一讲,是“陆游蜀中诗讲”的第二十一讲,也是整个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。收官之际,阿来取陆游诗句“更呼斗酒赋长歌”为题,以五首诗歌,对这位

伟大诗人深情回望与总结。

讲座正式开始前,来自天涯石小学的学生登台朗诵《蜀道难》,展现少年学子对巴蜀诗词文化的传承与热爱。同时,主办方以纪录片的形式回顾了“唐宋诗中的巴蜀与成都”此前二十七场讲座的精华画面、各地人文采风瞬间以及来自读者的祝福。



6月6日,阿来“陆游蜀中诗讲”第二十一讲现场。刘建伟 摄

以诗证史 四川人在南宋

讲座从《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》开篇。这是陆游的一场梦,关于北伐、招降、收复山河的梦。阿来指出,陆游在梦中横戈跃马、遣使招降,醒来后以诗纪梦,字句间奔涌着不甘与渴望。

诗不可悬空而读,以诗证史,是阿来所有古典文学讲座的惯例。阿来随即目光投向乾道九年(公元1173年)的宋金对峙。他援引史料,呈现彼时南宋军备的真实图景:枢密院上奏各地禁军衣甲、军器不备,甚至“军器亦坏”,而金世宗完颜雍却在感慨女真旧俗渐失。宋金双方,各有各的隐忧,各有各的困局。

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夹缝中,四川人的身影格外醒目。阿来提及虞允文、张浚等蜀中名臣将领,他们在南宋初期的抗金大业中建树卓著。虞允文采石之战的传奇,张浚虽争议缠身却始终终战的身影,让南宋时期的四川格外引人注目。

军事诗虽空洞 但依然让人敬佩

在《观大散关图有感》中,阿来结合当时的四川历史背景,对陆游的军事类诗歌进行了客观的点评。在陆游任职四

川期间,本地也正在发生许多军事战役,当地百姓苦不堪言。但陆游似乎并未把目光放在他生活的土地,而是执着地望向遥远的前线,书写那些雄阔而空泛的战争想象。

阿来认为,陆游的军事诗大多缺乏细节,比较空洞,充满了文人的想象。他将之与岑参对比,岑参亲历西域军旅,笔下“北风卷地白草折”等诗句有冻裂的肌肤、有凝血的甲冑、有具体的战役与具体的风物,因而动人。而陆游所写的大多类似诗歌,多为自身设想的场景,缺乏鲜活的细节。这不仅是阿来对古人的品评,他也通过陆游面向当下:“文人创作也不要空谈,要多关心当下的事、眼前的事。”

尽管如此,阿来依然十分敬重陆游的一腔爱国热情。“人人都有情绪,把一时的爱国热情写成诗或许不难,难的是陆游无论何时、身处何种位置,他都有一腔爱国的热情,这很难得,也让人敬佩。”

用大量诗篇 留下蜀中美景

与军事类诗歌相对的,是陆游在成都期间“最擅长”的赏玩类诗歌。阿来讲陆游《观花》,就比他“总向往前线的军事诗”写得好,写得更真实。陆游非常爱花,到彭州看牡丹所写《天彭牡丹

谱》,详细记录了当地牡丹的栽培技术以及赏花盛况,完全是一部详实的记录。

阿来说,陆游的军事诗或许空洞,但他在四川所写的和生活、城市景观有关的诗,却非常打动人心。因为他真实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,在此为官、交游,在这里看花、饮酒、赋诗,陆游在蜀中度过了舒展且深情的时光。离开蜀中后,他无数次在梦中归来,在诗中追忆“当年走马锦城西,曾为梅花醉似泥”,这些句子里都透露着无穷的眷恋。

阿来提到,今天还能看到唐宋文学中的成都人文景观,要感谢两个人:杜甫、陆游。杜甫几乎写遍了成都的所有景致,也成为一种典范式的存在。而陆游则以更加庞大的作品体量,铺展开一幅南宋成都的繁华长卷。他不仅记录成都,还到四川各地为官,足迹所至,皆有诗篇。“四川应该感谢陆游。”阿来此言,也引发现场观众的共鸣。

讲座尾声,阿来与全场观众齐诵《示儿》。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”的诗句在阿来书房回荡,许多人眼中闪烁着泪光。这是陆游的遗愿,也是他一生未竟的梦。阿来最后说:“今天我可以告诉他,中国正在越来越强大。”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